

日外相有田登台與其外交路線

符滌塵

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前外相宇垣下台以後，一時沒有適當的人物可以代替宇垣披起外相的袈裟，爲日本少壯派做傀儡，所以，由宇垣辭職起，一直到了最近止，仍不能不由近衛自己兼攝。這其間，駐美大使齊藤博，駐英大使重光葵，都會有過出任外相的呼聲；素以法西斯革新外交家自命的白鳥敏夫也有很大的希望；以買好軍部而代表日本出席國聯的松岡洋右，也曾自吹自擂其將出任外相，但紛紜了一月，結果，十月二十九日終於決定有田八郎坐上外相的交椅。

說起有田的履歷，在我們的耳中，應當不是很生疏的吧。外表上，他在日本人的一羣中，總算是屬英國型的紳士，他曾任駐美國、中國等處總領事，外務次官，亞洲局長，廣田組閣曾任駐華大使，旋調任爲外相。在九一八事變的末期他正擔任外務省次官的時代，當時日本國中很有不少人主張退出國聯，他卻獨持異議，與當時的情報部長白鳥敏夫發生衝突，後來卒因此而辭去次官之職。前年，中日在南京談判的時候，日本國內大有發動武力侵華的傾向，有田卻主張用外交解決，他當因此而夤夜叩過當時的首相廣田及陸相寺內之門，不知若干次，結果中日的衝突卒未爆發。由過去這些事實來觀察，有田應當是一個比較有主見而穩重的外交家，所以有田的登台，日本外交的進道，或者不致過於越了常軌，日本的對外關係或者亦有漸見好轉的可能。然而，事實上，若果我們再加以詳細的觀察，恐又未必盡然，上述的結論恐亦未免過於速斷。

爲什麼呢？理由很簡單，在一般的情形下，當外相的個人，其性格特質如何，自然可以影響其外交的路向，因而，我們依其過去的作爲，亦可判定其外交的路線。然而，在今日的日本，我們已經不能這樣看法，元老如西園寺且失了指揮的能力；首相的近衛亦且成爲法西派軍部的活傀儡；名爲日本政界感星的宇垣，有元老的眷顧，有政黨財閥的支持，還在陸軍中有相當的勢力，抱着很大的抱負上台，終於受制於法西派的軍部而一籌莫展，而不得不做擬外相的地位掛冠求去。試問有田何人，他能有他的獨自主張的外交嗎？何況他的外交家的特質，本來也即平庸得很！

114433

114434

依着這個觀點，我們認為有田儘管登台，但終不會有真正的有田外交，有田的登台，對於日本的外交路線，並不會有什麼重大的變化；對於日本的翻然改圖，更不能有很大的期待。宇垣外相辭職之時，有田在外交顧問室中發表過這樣的議論：「不論是誰來當外相，都是那麼一回事吧。」這句話，真是一句很恰當的結論。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有田登台後，日本的外交也許有新的決定或表現。這個表現，我們可預測的，首先便是有田登台以後，所謂日、德、義三國防共協定或將更圖加強，而對英、法的態度或亦不免有更強硬的表示。但這種外交的方向，並不是有田外交將有的決定，我們只可以說，法西斯軍部佔領廣州、武漢後有了這種決定，才選出有田這樣的人物出來奉行因為有田是一九三六年訂定防共協定的經手人，現在要加強防共協定的工作，有田正是最適合的人選，所以我們亦可以說，有田出任外相將是日本法西斯軍部企圖加強德、意、日防共協定而對英、法增加壓力的徵候。

知識份子應有的反省

吳澤炎

廣州、武漢相繼不守以後，全國的人心以至於國際的視聽，一時起了很大的震撼；在這種心理的背景之前，乃有種種離奇的謠言，這些謠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都一個個的消逝了。上月底政府當局相繼重申持久抗戰的國策，堅苦奮鬥的決心，而在本月初舉行的參政會第二次會議中，各黨派或無黨派的代表，都一致表示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所以到今日空氣已經十分澄清。站在客觀地位的友邦，固然很容易看出我國寧玉碎毋瓦全的意思，即最狂妄的日本軍部，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軍隊的主力無論在長江一帶或在廣東，都未曾受重大的損害，所以戰事仍將繼續進行。日本派遣軍司令的將直前進攻重慶、昆明的狂言，掩不了他內心的躊躇和苦悶！

不過在事後想起來，從謠言的流行一事，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很有用處的反省。所謂和與戰的謠言，它主要的發源地是日本的東京，但在散佈以後聽信而驚為市虎的，大部分卻是我國的一般知識分子。日本的傳播這些帶有挑撥離間意味的謠言，是很自然的事，先使分裂後加統治的原則，是侵略者的重要武器之一，日本決不會例外。日本一年半來的苦戰，始終未曾得到解決全局的一些眉目，這當然會使她加緊進行政治的分化陰謀。所可異者倒是一般相驚伯有的知識層，他們的理信和信心竟這麼容易的陷入於敵人所設的陷穽之中！

智識層的輕信輕疑，是由兩種因素構成的。第一，是由於他們對於抗戰的意義，實在並沒有明白的認識，即使認識了，也不會有經理性鍛鍊過